

主编 / 万 燕

用痛感 想象

丹
娅 / 著

今天
我能看到她们
听到她们
沟通她们的感觉
让想象飞越时空与表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学人文丛

一定是因为小时候的我
听从了外婆的劝告
放飞了那只在夏夜旷野上
自由飞翔的萤火虫……

dangdai nuxue ren wen cong

(京)

登录号	151222
分类号	I 267
种次号	411

用痛感想象

丹
娅／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dangdai nǚ xueren wencong



石油大学 0154432

今天
我能看到她们
听到她们
沟通她们的感觉
让想象飞越时空与表象
一定是因为小时候的我
听从了老外婆的劝告
放飞了那只在夏夜旷野上
自由飞翔的萤火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痛感想象/丹娅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当代女学人文丛)

ISBN 7-80647-234-7

I. 用… II. 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103 号

书 名:用痛感想象

作 者:丹 娅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4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1.20 元

ISBN 7-80647-234-7/I·166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当代女学人文从



KA131/04



作者近照

总 序

万 燕

事情还得从1998年9月20日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说起。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座谈“女性文学与出版”的话题,我刚从门外走进会场,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话筒跟前“贡献”点子。脑子还没回过神来,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贡献了诸如“女学人随笔丛书”、“女学人评论丛书”之类的歪点子,心想: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

就此搁下不提。

转眼到了1999年初,广州方面有人策划出版“女博士随笔丛书”,向我约稿。后来七搞八搞有点“丛”不起来,要交给书商去操办了。我想,与其这样不尴不尬,不如把自己去年那个歪点子做起来,或许更有价值。恰逢7、8月间身体不适,无法写作,就和出版社张罗起这件事来。

当“点子”付诸实践时,一系列的问题也跟着出来了。

例如“女学人”这个概念的确定。人们会凭思维惯性质问:某某某能算女学人吗?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女学人”?书斋出身有学位者?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自我潜心于某一研究领域却无职称者?不以任何学术为业的学养浸润者?答案非常不确定。

再例如是否只收文学领域女学人的随笔?其他领域的收

FD/2.1/2

不收？如果收了，她们是否能较好地以散文随笔的形式传递双重可能性——即在保有自身领域特点的同时创造散文随笔的独特风采？如果不收，这能算作规模比较整齐的女学人随笔丛书吗？丛书的姿态又应该如何？前卫的？不时尚的？怀旧的？在汗牛充栋的随笔集、散文集里，在众音浮喧的女性丛书里，再增加这么薄薄的十本书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而且，我们和大家一样，渴望也害怕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里面好书成林，坏书成堆，我们的丛书会尘埃落在哪里？

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有两点定位最初就很清楚：避开小女人气，避开纯学术性。

站在这两点定位上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图景就变得渐渐明晰起来：为了保有丛书的特征和实质，我们不再执着于“女学人”的内涵和外延，这个词不再受“术业有专攻”的囿限，而是定位于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在面目，同时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学养和对文化的关注，注重老、中、青三个年龄层面的视野，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文化意义，注重多个领域的重要作者和内容。情怀或浓或淡，状态或中心或边缘。

仅以领域的确定而言，我们采取了作者和内容双向互补的方式，形成社会、翻译、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六大板块。例如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她本人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她的大部分随笔要以社会学的形态出现。当她用沉着朴素的笔调谈论“我的女性观”、“我对‘一夜情’的看法”时，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高深的社会学研究，走进了社会关怀的领地。同样，从事东欧文学译介的崔卫平亦是同一性质，她敏于思辨的特长，借助对中国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反弹到中国文化本质之

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思考状态。而张文华的“术业”身份没有这么固定,她一直淡入淡出于社会,却长期浸染于文化,对音乐、绘画、自然、精神、文学、人情、学术、人生往事今情的独特品味,奠定了她隽永醇厚的底蕴。艾云也非学历史出身,但她的这本书可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中规模最齐整的一本“课题性随笔”。她以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六个杰出女人为题,杂糅了史实、随笔乃至小说的笔法,在事实中想象,在想象中思索,在思索中升华,显得既大气又绚烂。马莉的定位则非常别致,她写诗,办过画展,但是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远远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内在艺术状态,她用变幻迷离的语言,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氛围,即使在大量的书话中也弥漫不已。

此外,作为体现文学性质的散文随笔,文学领域的作者自然还是占了较大比重。德高望重的乐黛云先生,以她凝重深邃的眼光纵横古今中外,笔墨所到之处,无不挟幽发微、沉潜蕴藉。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子云,以数十年不变的诚实优雅,从容辗转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飘扬出令人回味的音色。作家、学人双栖的徐坤,把机智鲜活的面目从小说的“虚”外化为散文的“实”,独特的智慧与调侃渗透在热气腾腾的笔墨之中。至于女性文学专家林丹娅的幽默典丽,则将智性的思考和知性的怡情集于一身,不卑不亢,不张不扬,境界十分深远。

显而易见,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希望由此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纷繁多姿的,同时能够全部归附到知识女性的主体上来。因此,她们个人的情感、经历、眼光也以不同面目定格在丛书之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哲学等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失了。

纵观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化,女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批自学养出发、自专业领域出发而渗透随笔散文的女人,尤其坚持了自己超然的追求和声音。而这一切,都是她们以女人的身体拥有、感受着的。正如龙应台所言,当她面对社会历史、面对先人古书时,她还必须面对“我是个女人”的体验,这种体验直接反证了当代知识女性的“学养——情怀”之宝贵,这种宝贵可以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作为一套随笔丛书在文化史上最具价值之处。

正是这种宝贵促发了“当代女学人文丛”的诞生和面世,促发了作者们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促发了各种有关插图和封面的奇思异想(插图分色块和线条两种形式,基本上每二至三篇文章配一幅)。这个过程可以用几句老话来形容:“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个中情形即约略可见了。

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毕竟是一种流动不羁的形态,其中潜伏着许多变数,丛书的疏漏之处未免影响了策划初衷的逼真再现,这当然是由于我们视野和精力的不足造成的,还望读者海涵。

这套书付梓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很长——跨越了两个千年。这种交织着现代迅疾与古老漫长的时间隐喻性,无疑借学养中的女人的书写,暗示了全部女人命运的缩影。从这个缩影走进,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在生活中,女人与人类历史一致而又不一致的变迁。

2000.2.8 于深圳大学海青楼 201 室

目 录

1	总 序	万 燕
	走走看看	
3	生活在城市之中	
26	女儿流年	
34	母亲流年	
40	永存现在的过往景象	
49	经历他人情感	
59	幸福家庭之模式	
67	逝者如斯	
	想想说说	
77	刘墉与芋头	
83	哭泣的石	
91	闻香识擂茶	
97	上海的“土”	
101	女权与女拳	
106	女性与女装	

110	魔镜魔镜
	读读写写
121	以文学的形式抵达
127	眼见为实
133	用痛感想象
140	用脚趾思想
153	用眼睛感受
165	诗鉴
175	侠客行
186	书斋情话
194	后 记

走走看看

生活在城市之中

我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女 Z，一个是男 Z。女 Z，我认识好多年了，也已好多年没见到她，也不通音讯。但在她的心目中，我知道她会把我叫做朋友。男 Z，我刚刚认识，但也就没再见到他，属于人在行旅羁居中邂逅的那种人，自然音讯阙如。但我想起他时，也很自然地就会把他看做朋友。

女朋友 Z 在深圳还是宝安县属下的一个小渔村时，就住在深圳。后来，她去了国外。后来，她又回到深圳。这时，她有点认不出深圳了。深圳成了一个现代化连带着商品化意味很浓的大城市了。很像香港的复制品。尤其是她从前读书的村小一带，光看那一带，去过香港的人都说，很像中环。风呢，的确也是香的。这种香风，历来都被大家习惯解读为很物质化了的气味。

男朋友 Z，在我见到他时是在香港。现在

也许还在,也许不在。

女朋友 Z 和男朋友 Z 无论是从他们所做的是,还是从他们的气质所具有的艺术比重来看,他们都属于通俗界定的文化人那个层次。因此,我很难不去注意她和他所在的那两座城市的文化环境——深圳与香港。

香港毫无疑问,姓资。作为 '97 香港顺利回归中国所必备的一个前提——“一国两制”确实很英明。深圳呢,毗邻香港,在中国大陆,率先出现了一种让人觉得与资本主义社会“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象有些相似的文化景象。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模式是怎样批判来着? 马尔库塞将人类文化区分成两种不同内质的构成,一种为物质文化,一种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由谋生中的实际行为模式、操作价值系统所构成;精神文化呢,则是指“高等的价值”,包括科学与人性、艺术与宗教等诸如此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实、并对现实保留住一定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向度的理想性行为。他们以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这两种分别的文化形态则趋向了同一。原因是高科技进步使高层文化与现实同一起来,使现实超越了理想,从而否定了高层文化,使高层文化成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在深圳平地而起的钢化玻璃、钢筋混凝土堆砌而成的现代化高层豪华建筑楼群之间,在熙熙攘攘挤挤兑兑出入奔忙在由楼群构成的峡谷中满脑子都是“时间就是金钱”的人群之间,我们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种由于其物质性而被法兰克福学派描述成大众文化的现代社会文化模式,从毗邻的香港愈来愈逼真地流淌到这里,成为这个城市这个时代最显眼的文化模式。

而所谓大众文化,它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它有本事将文化与艺术产品商品化,使文化由此而变成一种工业。艺术品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用于销售与交换。当艺术品成为商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想象艺术品自身的命运:艺术品原来的精神文化品格定然会被商品的物质文化品格所挖空并充斥,就像蝗虫钻进蝶的体内,蛀空了蝶从而借蝶飞翔。于是,尽管它有蝶的形状,但活动的却是蝗的习性和意志。甚至,我们进而还可以理所当然地设想艺术家的命运:当艺术家不得不按照商品利润原则抑制个性与创造性,成批成打地生产标准化、划一性的产品以供应市场所需,那么,艺术家还是我们原来所认为的那种具有昭示人类理想光辉使命的意义上的艺术家吗?就如当血管流出来的是水而不是血时,那么,血管还是血管吗?

十几年前的深圳,在高瞻远瞩的国策策动下,已然成为一片热土。按新经济思维与模式建立起来的都市,正浮出那块中国版土的南方天际,初现充满物质诱惑力的轮廓。那里流传出来的神话,令人且惊且喜,半信半疑。据说那里遍地是钞票,只要你弯腰拾取;据说那里的人争先摔掉公家的铁饭碗,捧上资本家的金饭碗;据说那里天降瑞运,一夜成暴富;据说那里居家有空调,出门有小车;据说那里锦衣玉食,珠光宝气;据说那里可以圆任何人的任何梦,于是很多很多人为此蜂拥而至……那里成为一代冒险家的乐园。

女朋友Z可能也有自己的圆梦方式。为此她悄然离开深圳,来到北京。我们那年就是在北京相识的。北京在我们的中心,也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八达岭长城内外的层林尽染,

故宫上空掠过的鸽哨余韵，西山脚下苍茫的补天神气，琉璃厂甬道上荟萃的流世墨香……北京的历史使北京故事的每一处细节都含有太多太厚的内涵，英华夺人魂魄。

那个时候，也正是男朋友 Z 在高校林立的首都的某一学府就读的时候。其实我愿意更为具体地想象，那时他就在我们很心仪的未名湖畔做寒窗苦读。北大图书馆的屋脊与燕园的林树上空，飘逸的尽是本世纪以来不绝如缕的学术大师们思想的芬芳。男 Z 他正陶然其间，受其沐浴，甘之若饴，乐而忘返。但其时我们并不相识。我只看见女 Z 常常一袭粗布衣一双运动鞋——以便挤公共汽车与步行——早出晚归，夜伏昼行，出没于北京的大街小阕，闹市静郊，做饕餮之徒。其时的北京，也是一片热土，中国美术馆从现代先锋画展到巴黎最新服装设计展，纷至沓来；首都剧场的地方剧种晋京献演，珠联璧合；无论演奏的是气势磅礴的正宗西洋交响乐，还是来自东方古国的拉网小调，音乐厅里总是座无虚席；而一系列国际电影回顾展，则连连在人民大会堂登台亮相，片片精彩！

更喜随地可遇的小书铺，都有我们想要的书。上海译文版的《百年孤独》中译本，一块六一本；五百多页厚的作家版《梦的解析》中译本三块六一本。女 Z 饱了一天眼福，坐在据说是孔子家乡人来京开的属于鲁菜菜系的饭馆里，花一块钱吃一个肯定比我们脸盘大得多的猪油葱蒜肉饼子，喝一碗映得见我们青春心情的酱水馄饨汤，然后挟一掬顺道捡得的心爱书籍，用歇过劲的腿脚，款款归去。我能肯定其时女友 Z 也很觉得自己有贵族气派，或一日暴富。

我们曾经共同接待过一群诗人。那群诗人从北京站冒着